九州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Kyushu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濱一衛1930年代留學中國考論 : 以其觀劇活動及原始資料考察爲中心

中里見, 敬
九州大学言語文化研究院

https://hdl.handle.net/2324/1789447

出版情報：桌子的跳舞 : 清末民初赴日中國留學生與中國現代文學」日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下, pp.327-337, 2016-09.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文中所用戲單均爲九州大學圖書館濱文庫所藏, 并得到該圖書館的使用許可。

濱一衛 1930 年代留學中國考論
——以其觀劇活動及原始資料考察爲中心

中里見敬

〔摘要〕濱一衛（1909～1984）繫日本早期中國戲劇研究者，其研究突破了以往單純依賴文獻的研究模式，開拓出了戲劇舞臺表演史這一嶄新領域。他於 1934 年 6 月至 1936 年 6 月留學北平，從事中國戲劇研究，搜集了大量戲單、唱本等原始戲劇資料。本文主要考察濱一衛在北平時期的觀劇活動及其搜集保存的大量資料，進而探討日本中國戲劇表演史研究在早期日中學者互動中的形成過程。

〔關鍵詞〕濱一衛、周作人、周豐一、京劇、北方崑曲、直隸梆子、評劇、傅芸子、傅惜華、齊如山

在日中交流史上，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這一時期，留日學生出身的一批人在中國社會各個領域所做出的貢獻，尤其是對中國現代文學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果，可謂空前絕後。那麼，在同一時期，日本人赴中國留學的情況和成果又是怎樣的呢？本文以日本留學生濱一衛（1909～1984）爲研究對象，探討他對日本的中國戲劇表演史研究做出的開創性貢獻，並梳理日中學術交流互動性的具體狀貌。

一、濱一衛留學時期的觀劇活動

濱一衛，祖籍日本岡山縣，1909 年出生於大阪，1930 年畢業於（舊制）浪速高等學校（相當於現在的高中和大學本科一、二年級），1933 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中國文學專業。同一時期，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1912～1997）於 1930 年 10 月來到大阪，開始準備考試，1931 年 4 月考入浪速高等學校。1930 年秋，濱一衛與周豐一經浪速高等學校漢文教授佐藤文四郎的介紹而相識，從此交往甚密。1931 年 9 月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周豐一和其它兩個中國留學生爲抗議日本而退學，隨即歸國〔註 1〕。1934 年 6 月至 1936 年 6 月，濱一衛作爲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留學生在北平留學。因周豐一的關係，濱一衛寄宿於北平八道灣周作人家。濱一衛幼年常跟隨父母觀看日本戲劇，耳濡目染，對戲劇產生了濃厚興趣。但究竟爲何對中國戲劇產生興趣，他並沒有留下任何記載，不過不難推測，與周豐一的密切交往，對他的中國認識是有影響的。與濱一衛同一時期留學北平的目加田誠回憶道：（文中引文未做特別標識的均爲筆者本人翻譯）

> 我大概於昭和 10 年（1935 年）11 月左右在北京留學時和濱一衛相識，他比我晚半年來到北京。由於我和來自京都的小川環樹住在一起，便自然而然地跟京都大學畢業的濱一衛交往起來。後來我搬到了家在西城受壁胡同的錢稻孫先生那裡，濱一衛也住到了八道灣周作人先生家，彼此離得不遠，一直相互往來。因爲看戲對他的研究至關重要，所以他頻繁出入戲院。後來他出版了一部載有很多照片、非常漂亮的介紹京劇的書。對於戲劇，無論是中國戲劇還是日本歌舞伎，他都眞心喜愛。這一點，我也並不亞於他，所以兩人一見面就會談起戲劇。在北京時，他特意找我，告訴我大阪的雁次郎去世的消息，他當時那憔悴神傷的樣子，我至今難忘。〔註 2〕

〔註 1〕周豐一曾撰寫回顧與濱一衛交往的文章，參見〔日〕中里見敬：〈濱一衛の北平留學：周豐一の回想錄による新事實〉《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研究開發室年報》2014／2015 年。有關濱一衛留學北平的細節，參見〔日〕中里見敬：〈濱一衛の北平留學：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第三種補給生としての留學の實態〉《言語文化論究》第 35 號，2015 年。

（一）京劇、北方崑曲

濱一衛留學時期搜集的戲單，現由九州大學圖書館濱文庫收藏。濱文庫所藏戲單共計 183 張，其中 120 張的時間與濱一衛在北平留學生活的時期一致，因此，這些戲單理應是他觀看戲劇表演後收藏保存下來的。按照留學時間粗略推測，他一周至少去看一次戲。當然也有可能看了戲但並未留下戲單〔註 3〕。

通過一系列觀劇活動，他出版了兩部著作。第一部是《北平的中國戲》（與中丸均卿合著，東京：秋豐園，1936 年，共 132 頁），第二部是《支那芝居の話》（東京：弘文堂書房，1944 年，共 268 頁）。後一部書被認爲是瞭解京劇的最佳書籍〔註 4〕，目加田誠所稱讚的便是前一部書。下面我們通過濱一衛對京劇演員小翠花以及北方崑曲演員韓世昌的具體描寫，來體味一下他對演員的喜愛之情以及他那富有魅力的文筆。

小翠花（于連泉）

> 引人注目的大眼睛中閃現著嬌媚、戲弄、多情、妒忌，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似乎想說什麼，但欲言又止；素有嬰寧善笑之稱的雙腮酒窩以及面部輪廓，紅白對照的鮮麗面妝，油亮的黑髮，強烈嬌媚、陽光嫵媚的笑，所有這些都是我從未看到過的。這個化了妝的蟋蟀妖精發出的沙啞嗓音很是嬌豔，令人聯想起已故的梅幸（引用者注：日本歌舞伎旦角演員第六代尾上梅幸），但小翠花身

〔註 2〕〔日〕目加田誠：〈濱さんのこと〉，《中國文學論集》第 4 號，1974 年，第 6 頁。後收於〔日〕濱一衛：《支那芝居の話》，大空社，2000 年，第 6～7 頁。

〔註 3〕參見〔日〕中里見敬：〈濱一衛所見 1930 年代中國戲劇：一個開拓表演史研究的日本學者〉《文化遺產》2014 年第 4 期；〔日〕中里見敬：〈濱一衛の見た一九三〇年代中國藝能：北平、天津〉《九州中國學會報》第 53 號，2015 年。

〔註 4〕〔日〕吉川幸次郎：〈歌舞伎と京劇〉一文中說：「關於京劇等中國近世戲劇的歷史，無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青木正兒博士的《支那近世戲曲史》（弘文堂），都可謂是一部經典性著作。其次則是濱一衛的《支那芝居の話》（弘文堂）。」引自《吉川幸次郎全集》第 16 卷，筑摩書房，1970 年版，第 588 頁。

材更加嬌小，相貌也更加俊俏，三寸金蓮比荀慧生更小的，利落地帶動著全身，充滿活力。飾演〈烏龍院〉的閻惜姣時，被宋江踩在腳下時的波動；飾演〈梅龍鎮〉的鳳姐時，小腳踢飛皇帝欽指的插在頭上的海棠花，都精彩叫絕。而梅蘭芳一雙大腳演出〈梅龍鎮〉，就失去了這一種妖豔。花旦小翠花把老派作風演繹得惟妙惟肖，也許是因爲嗓音欠佳、做派嫵媚多情，他全然不用四大名旦在王瑤卿派新劇目中使用的眼目傳情的演技。他總是將自己置身於〈烏龍院〉、〈翠屏山〉、〈站宛城〉、〈海慧寺〉、〈梅龍鎮〉、〈貴妃醉酒〉、〈小放牛〉、〈蝴蝶夢〉等舊世界中，每一個動作都極盡精巧，豔情四溢，這使得他所表演的〈翠屏山〉、〈站宛城〉、〈烏龍院〉勝過荀慧生、芙蓉草，而〈梅龍鎮〉、〈貴妃醉酒〉則勝過梅蘭芳，眞是一位難得的古老京劇花旦戲的傳人。〔註5〕

韓世昌

他身材矮小，軀幹較長，屬於典型的東方人體型。大眼睛下面是黑黢黢的、疙裡疙瘩的乾燥的皮膚，即便上了妝也顯粗糙，讓人懷疑他這種形象如何飾演旦角。但只要登上舞臺，對侍女開口叫聲「春香」，他便與春光一般悠揚的笛聲融爲一體，使整個舞臺充滿妖豔的氛圍。在〈遊園驚夢〉中，他完全進入藝術的境地，那彷徨在夢境裡的少女，伴隨著笛聲，邊唱邊舞。歌聲和幽雅的身段完美和諧地呈現出瞬間的現實與幻想的渾然交融。沒想到在北平居然可以看到一場能樂！（引用者注：日本傳統藝術之一）在皮黃戲中，除了四平調以及吹腔等幾種形式以外，都缺少這種陶醉感。〔註6〕

《北平的中國戲》和《支那芝居の話》全面介紹了中國戲劇，其中劇種、演員和戲目的介紹佔了大半篇幅，此外還包括臉譜化妝、場面、腔調、道具、戲班、科班等。這兩部書主要介紹了京劇和北方崑曲，但因他在北平有機會觀賞到直隸梆子、評劇和時裝新戲，所以對這些劇種也有部分介紹。

（二）直隸梆子（秦腔）

在《北平的中國戲》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對兩個梆子戲演員的評論。

〔註5〕〔日〕濱一衛：《北平的中國戲》，第61～62頁。
〔註6〕〔日〕濱一衛：《北平的中國戲》，第89～91頁。

直隸梆子（秦腔）有金鋼鑽和小香水兩個女演員，她們的唱腔撕心裂肺。以前小香水更有名，而現在她已日漸衰頹，敵不過金鋼鑽的彪悍敦實。我聽不慣直隸梆子，一聽就難受，甚至頭疼，其悲壯激昂的做派，實在令我屈服。我認爲其曲調和內容，最適合於推薦給浪花節、詩吟、薩摩琵琶（引用者注：均爲日本曲藝之一）的愛好者以及國民精神文化研究員。演唱中間，二胡和笛子的伴奏戛然而止，只留下清唱這一形式還不錯。觀眾多是帶著蒜味兒的鄉下老大娘，她們觀劇的方式很有情趣，值得一看。〔註7〕

濱文庫收藏著1935年8月7日哈爾飛戲院的戲單（文末圖1，濱文庫／集181／89），這一天的壓軸戲〈新三娘教子〉是由金鋼鑽和小香水上演的。此外，還有1934年11月5日慶樂戲院戲單（濱文庫／集181／112）和1935年4月29日吉祥大戲院戲單（濱文庫／集181／99）。前者由李桂雲主演〈一念差〉，筱蘭芬主演〈捉放曹〉，後者由鮮靈芝、胡菊琴主演〈孟姜女〉。濱文庫收藏的直隸梆子唱本有38種木刻本以及大量鉛印本。〔註8〕

濱一衛對直隸梆子迅速衰落的原因做了如下說明：

光緒初年，梆子戲之所以如百花吐芳般令北京人瞠目結舌，乃是因爲演員的技藝已達到爐火純青之境。（中略）梆子戲的盛行從開花到凋落發生在同一批人身上。他們原來以北京爲勢力範圍，後因出類拔萃的演員不斷湧現，一下子流行起來，但這些人一旦去世，便又跌入低谷，不復流行。山西派系的名角衰退後，後繼無人，令最爲俗氣的天津梆子勢力大增，從而失去了梆子戲原有的亢爽與精悍，轉而如皮黃那樣追求花腔，失去了梆子戲的本色。值得注意的是，光緒末年開始流行的坤班幾乎都是天津梆子。關於坤班，此處不予詳論，但她們依賴色藝的畸形發展阻礙了梆子戲的健康成長。於是如今在北京的大戲院中再也聽不到梆子戲。但偶而會應山西人要求，打著山西梆子的旗號來上演，或者在天橋歌舞臺那樣的小戲臺上與皮黃合演，殘存的梆子戲班的人們，在那裡竭盡全力扯著嗓

〔註7〕〔日〕濱一衛：《北平的中國戲》，第96～97頁。
〔註8〕〔日〕中里見敬、山根泰志、戚世雋：〈濱文庫所藏唱本目錄稿（四）〉（《言語科學》第47號，2012年）中著錄了第9帙所收梆子戲木刻本38冊，此外，鉛字本中也包含梆子戲唱本。

子叫喊，像是臨死前的絕叫。〔註 9〕

（三）評劇

1942 年濱一衛發表了一篇題爲〈平戲考〉的論文，該文論述了評劇的迅速發展，恰逢時宜。

> 《杜十娘》、《獨佔花魁》、《珍珠衫》已成爲評劇的經典，最受大眾歡迎。但其詞句俚俗，表演淫猥，不合高檔次聽眾的胃口。如此發展下去，無法成爲一流劇曲。（中略）如能進一步改善劇本，讓表演適當高雅化，則評劇前途無量。（中略）說起評劇，一般認爲臺詞低劣，表演淫蕩，在多種腔調中檔次最低，算不上藝術。民國 24 年，白玉霜因表演淫猥被北平市長袁良驅逐出境。（其後，她到上海，甚受歡迎。）評劇過於迎合觀眾，表演越來越低俗。崑曲《連環計》的「只知有君有主」的貂蟬，在評劇中變成了三等歌伎。這樣下去，評劇前途堪憂。（中略）喜彩蓮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狀況。評劇開始變得劇情清晰、臺詞平易、票價低廉，並且上演的是整齣戲，評劇的這種通俗性對一般大眾確實有很大魅力。與評劇相比，過去一直受到卑俗之誹謗的京劇已遙遙在上，當下評劇該走的道路也就在這裡。喜彩蓮在劇本方面上演歐陽予倩所編的曲子，也常改編梆子和皮黃；在表演方面，則盡量避免從前那種不堪入目的作風，力求在留住老觀眾的同時又能獲得新觀眾，取得了相當的效果。（中略）民國 28 年的十個月中，喜彩蓮演出的次數晝夜場合計達 514 次，除了在華北戲院固定上演外，還在吉祥、新新、長安、廣和、廣德、慶樂等城內外一流戲院登臺上演。據民國 29 年的統計，喜彩蓮的戲班上演次數很多，據第二位。去年 9 月白玉霜和喜彩蓮在新新大戲院演出《和睦家庭》時，前排票價竟達 1 元 5 角，可見觀眾階層的提高。〔註 10〕

他以京劇從低俗逐漸走向高雅爲例證，對評劇的發展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對喜彩蓮的評價遠高於以妖豔表演獲得追捧的白玉霜，可謂獨具慧眼。濱

〔註 9〕〔日〕濱一衛：〈北京に於ける梆子腔について〉《支那學》第 10 卷第 4 號，1942 年，第 147～148 頁。

〔註 10〕〔日〕濱一衛：〈平戲考〉《松山高商論集》第 4 號，1942 年，第 143～146 頁。

文庫收藏的評劇戲單有兩張；1934 年 11 月 15 日三慶戲院戲單上有李銀順的〈左連城告狀〉、李小順的〈三賢博〉（文末圖 2，濱文庫／集 181／30）；1935 年 5 月 31 日奉天共益舞臺戲單上有白玉霜的〈全本珠簾寨〉（文末圖 3，濱文庫／集 181／35）。後一張戲單顯示白玉霜 1934 年被北京市長驅逐後，曾在奉天（現瀋陽）以「兩下鍋」的演出形式和京劇合演，直到 1935 年 8 月才在上海開始演出評劇，並受到熱烈歡迎。〔註 11〕

（四）濱一衛的有關中國戲劇的其它著述

此外，濱一衛還在開封觀看河南墜子（曲藝）與河南梆子（豫劇），在吳興南潯鎮觀賞蘇州文全福的崑曲表演，均留下觀劇記錄。作爲記錄當時地方戲表演的原始資料，他的文章頗有價值。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曾發表過題爲〈濱一衛所見 1930 年代中國戲劇：一個開拓表演史研究的日本學者〉的論文，在此不再詳論〔註 12〕。下面是濱一衛對在吳興觀看的南方崑曲與北方崑曲進行的比較。

> 1936 年 5 月 6 日，我滯留在劉氏嘉業堂，恰逢「文全福」在當地上演，承蒙嘉業堂的好意，我在前三排的好座位觀看了此戲。戲院雖叫做「民眾教育館」，但實際上是張王廟的舞臺，頗似北京廣和樓。順便提一下票價：特等 4 角，一等 3 角，二等 500 文，三等 250 文。暗淡的燈光和陳舊的衣裳顯得有些淒涼，但舞臺上倒是演得紅紅火火，頗有看頭。戲院裡擠滿看客，似乎大部分是農民，大家看得津津有味，眞不愧是崑曲發源地。與此相反，當時北京韓世昌的戲班演出北崑時只有二、三十位觀眾。〔註 13〕

濱一衛有關中國戲劇的論文，探討了每個劇種的發展演變，並論及當時的表演，開拓了表演史研究這一新領域。筆者認爲，在中國齊如山、周貽白等人開創了表演史研究之先河〔註 14〕，而在日本的同一研究領域，濱一衛可

〔註 11〕關於奉天共益舞臺戲單所載劇種，得到神户學院大學森平崇平先生的指教。有關評劇在上海的流行情況，參見〔日〕森平崇文：〈上海における評劇（1935～1937）〉《第二回日中傳統藝能研究交流會報告書：都市メディアの空間と傳統藝能》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研究科都市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12 年（http://www.lit.osaka-cu.ac.jp/zuno/research/20120310research.pdf）。

〔註 12〕收於《文化遺產》2014 年第 4 期。

〔註 13〕〔日〕濱一衛：〈南崑の變遷〉《文學論輯》第 4 號，1956 年，第 14～16 頁。

〔註 14〕濱一衛還嘗試翻譯了周貽白《中國戲劇史》，但未能完成。未完譯稿現收藏於九州大學圖書館濱文庫（濱文庫／日文戲曲／23）。

謂是當之無愧的先驅者。

二、濱一衛留學時期搜集到的資料

濱一衛 1949 年至 1973 年曾任教於九州大學，1984 年因病逝世。東京大學的田仲一成教授和九州大學的合山究教授爲保存濱一衛收集的中國戲劇資料做了大量工作，經過他們的不懈努力，1986 年九州大學圖書館設立了濱文庫。據《濱文庫（中國戲劇關係資料）目錄》第二版（福岡：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教養部分館，1988 年），文庫收藏：古籍 226 種，新學 508 種，期刊 45 種，日文書 78 種，補遺 82 種。此外，《濱文庫 2008 年追加目錄》（內部資料，福岡：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2008 年）還收錄了 52 種較爲零散的資料。濱文庫享有 1930 年代中國戲劇資料寶庫的盛譽，受到國內外專家的重視。其中，文庫收藏保存的中國戲劇的原始資料有如下：

戲單：1930 年代以北平爲主的戲單 183 張

唱片：解放前後的 131 張

剪報：1934 年至 1980 年有關戲劇的中國報紙（包括部分日本報紙）

戲劇期刊：1930～40 年代的期刊 45 種

唱本：光緒至民國時期的 1125 冊

民國時期戲劇方面的書籍

濱文庫所藏《中國古典戲劇劇本小冊子》共有 18 帙 1053 冊。此外還有《中國古典戲劇刪節本》17 冊、《新印京調合編》23 冊、《民眾小說戲曲讀本》32 冊，共計 1125 冊。濱文庫所藏唱本中北京的唱本占多數，同時還收藏了鄭州、洛陽、西安、青島、煙臺、蘇州、上海等地的唱本。這些反映地方戲劇和曲藝的唱本，現流傳不多，彌足珍貴〔註 15〕。

日本收藏唱本最有名的當數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風陵文庫，該文庫由澤田瑞穗（1912～2002）舊藏建立。澤田瑞穗較早就開始研究寶卷、唱本等民間文學，且該文庫有詳細完整的目錄〔註 16〕。其次是長澤規矩也（1902～1980）舊藏唱本，現由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收藏。該文庫由黃仕忠

〔註 15〕參見〔日〕中里見敬、戚世雋、中尾友香梨、山根泰志、李麗君：《濱文庫所藏唱本目錄》花書院，2015 年。

〔註 16〕參見〔日〕《風陵文庫目錄》早稻田大學圖書館，1999 年。〔日〕澤田瑞穗：《中國の庶民文藝：歌謠、說唱、演劇》，東方書店，1986 年。

教授進行調查，並編寫了目錄〔註 17〕。

長澤規矩也於 1927 年至 1932 年間多次訪華購書〔註 18〕，濱一衛從 1934 年至 1936 年留學北平，澤田瑞穗從 1940 至 1946 年分別兩次滯留中國〔註 19〕。應該指出，他們的訪華、留學、購書，和當時以劉復（1891～1934）爲主的中國學者提倡研究民間文學的風氣是一脈相承的。1920 年劉復、周作人等人成立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1932 年劉復、劉家瑞編著的《中國俗曲總目稿》出版，1933 年李家瑞編著的《北平俗曲略》出版。這三個日本青年學者積極搜集唱本之舉，與他們對中國新興民間文學熱潮所產生的共鳴是分不開的。

三、濱一衛周圍的中國學者

上述濱一衛留學時期的成果，如果沒有諸多中國學者的幫助，是無法做到的。其中以下幾位中國學者的功績是不可忽略的。

濱一衛在京都帝國大學讀書時，恰逢傅芸子（1902～1948）滯留京都。傅芸子從 1932 年至 1942 年在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8 年改爲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奈良正倉院所藏唐代文物，並在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兼任漢語教學工作。不難推測，濱一衛很可能跟他學過中文，從而得到了中國戲劇方面的有關知識〔註 20〕。傅芸子曾與梅蘭芳、余叔岩、齊如山等創立北平國

〔註 17〕參見黃仕忠：〈雙紅堂文庫藏清末四川「唱本」目錄〉《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48 冊，2005 年；〈雙紅堂文庫藏清末民初北京木刻、石印本「唱本」目錄〉《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50 冊，2007 年；〈雙紅堂文庫藏北京排印本唱本目錄〉《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151 冊，2007 年。

〔註 18〕參見〔日〕長澤規矩也：〈わが搜書の歷史の一斑：戲曲小說書を中心に〉《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雙紅堂文庫分類目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61 年。

〔註 19〕從 1940 年 2 月到 1942 年 8 月，澤田瑞穗以駐中國日本大使館特約職員的身份首次訪問北京。1944 年 5 月，他又作爲東亞交通公社華北支社附屬傳習所主任講師重赴北京。參見〔日〕〈澤田瑞穗教授著作類別目錄、枕簟自語〉，《天理大學學報》第 24 卷第 5 期，1973 年。澤田瑞穗在北京購書的情況，可參見〔日〕澤田瑞穗：〈北京往日抄：昭和十七年・夏より秋へ〉《野草》第 27 期，1981 年。

〔註 20〕參見〔日〕倉石武四郎：〈序文〉，傅芸子著《支那語會話篇：一名〈小北京人〉》弘文堂書房，1938 年，第 1 頁。〔日〕倉石武四郎：《中國語五十年》岩波書店，1973 年，第 43～44 頁提到：「傅先生上任後，總是跟京都大學的學生們在一起，所以在學生中掀起了學習現代漢語的熱潮，學生們時刻追隨傅先生左右。故而，對中國感興趣的學生不斷增加，學生們想去中國旅行，想跟中國人交流，成立了「苔岑會」等等，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

劇學會，在戲劇方面頗有造詣。他和周作人也過從甚密，1942 年歸國後，由周作人舉薦，傅芸子就任北京圖書館編目部主任，也曾執教於北京大學文學院。如此看來，濱一衛寄宿周作人家，除濱一衛和周豐一的同學關係外，傅芸子也應該起了不少作用。傅芸子曾研究中國流傳到日本的古物舊籍，撰述《正倉院考古記》、《白川集》〔註 21〕，他的研究對濱一衛後來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有著重大影響。濱一衛 1968 年出版了《日本藝能の源流：散樂考》（角川書店），並以該研究成果獲得博士學位（1962 年）。

濱一衛到北平留學，還曾得到傅芸子的弟弟、戲曲學家傅惜華的照顧。他在《北平的中國戲》序文中說：

> 爲使這本書更加精美，我請求北平國劇學會齊如山先生允許我使用他著作中的插圖和照片，齊先生欣然允諾；該學會的傅惜華先生對每一張照片的戲目都一一賜教。在此謹對兩位先生深表感謝。
>
> 〔註 22〕

一個年僅 25 歲的留學生在北平受到周作人、齊如山、傅惜華等一流學者的厚待，濱一衛訪問吳興劉承幹（1882～1963）的嘉業堂時，董康（1867～1947）還寫了介紹信。1969 年濱一衛曾寫過〈劉氏の嘉業堂〉一文〔註 23〕，對當年董康、劉承幹和藏書樓主任施維藩（號韻秋，1897～1944）的厚待感念不已。濱一衛沒有留下懷念周作人的文章，但據他的女兒藤本康子回憶，濱一衛因歸國後未能再見到周作人、未能報恩而深感遺憾，他常說：「我很想在有生之年，重訪北京，拜望周先生」。〔註 24〕

〔註 21〕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文求堂，1941 年；《白川集》文求堂，1943 年。現有《正倉院考古記・白川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年。《正倉院考古記》序文由狩野直喜、松本文三郎、杉榮三郎、周作人撰寫，《白川集》序文由青木正兒、周作人撰寫，可見當時的一流學者對傅芸子極其重視。

〔註 22〕〔日〕濱一衛：《北平的中國戲》，第 2 頁。

〔註 23〕參見〔日〕濱一衛：〈劉氏の嘉業堂〉《圖書館情報：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月報》vol. 5, no. 7／8，1969 年；〔日〕中里見敬〈濱文庫に所藏される南潯戲單の由來について——附：濱一衛著〈劉氏の嘉業堂〉〉《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研究開發室年報》2012／2013 年。

〔註 24〕2010 年 4 月藤本康子致筆者信。恩師村上哲見先生 2009 年 6 月曾對筆者說，濱一衛任教於松山高商時，他曾去濱先生家求教漢語，看到家裏掛著周作人給濱一衛親筆寫下的一幅字。可見濱一衛非常敬佩周作人。當時恩師還是松山高等學校的學生，他遵從濱一衛的意見考取了京都大學，後來成爲著名的宋詞研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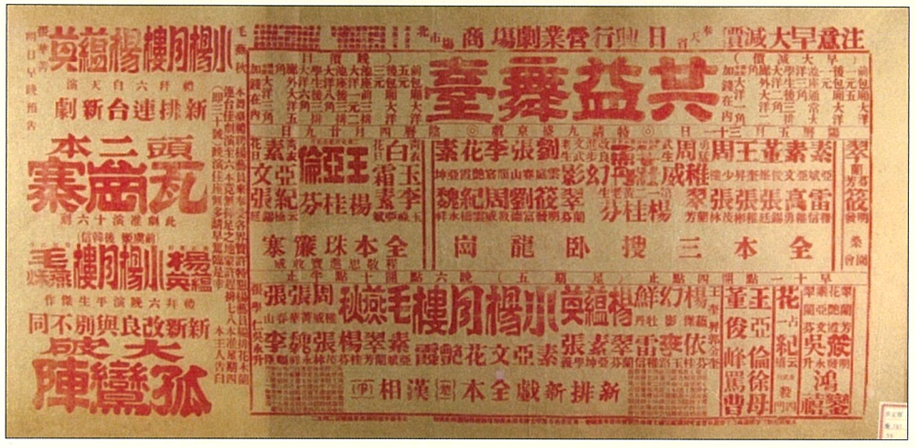
圖 1

1935 年 8 月 7 日　北平哈爾飛戲院戲單
（濱文庫／集 181／89）

圖 2

1934 年 11 月 15 日　北平三慶戲院戲單
（濱文庫／集 181／30）

圖 3



1935 年 5 月 31 日　奉天共益舞臺戲單（濱文庫／集 181／35）

（文中所用戲單均爲九州大學圖書館濱文庫所藏，今得到該圖書館的使用許可。）

（作者單位：九州大學語言文化研究院）